



天涯诗海

地理海南的光芒

(组诗)

■ 张柏华

陶罐,盛满黎母山的晨露
织锦上跃动着先民的脉搏
“竹竿一吸胜壶觞”
山兰酒,醉了黎寨的月光
竹竿舞,敲弹了大地的胸膛
独木鼓声声,穿越经纬
渔歌唱响“三月三”的欢畅
淡水红树林的叶子
每一片
都闪耀着地理海南的光芒

二

六峰相连,逶迤磅礴
琼崖纵队的血洒
浸染着六连岭的杜鹃
每一株,都有一个不朽的故事
都是一位英雄,一座山峰
一尊敬仰的雕塑
娘子军的枪响,在椰林里回荡
五指山的红棉树
高高举起,火炬旗帜
照亮“二十三年”岁月峥嵘
这里的每一寸土地
都生长着坚毅不屈的红色

三

三沙之秀美,美在
它于地级市中的“四最”
美在它的蔚蓝
美在它的捍卫
渔船桅杆如剑指
刺破黎明的薄雾
三沙的浪花
在辽阔的海洋壮丽澎湃
每一道洋流
都是通往世界的路
灯塔永守望
五星红旗,指引归航

四

吊塔直指九天云彩
在蓝天写下奋进的诗行
集装箱的积木
搭砌未来的最美模样
跨海大桥宛若琴弦
和美嘹亮,奏响开放的乐章
每一滴汗珠
都在浇筑梦想和希望

五

邮轮划破海上晨雾
汽笛律鸣,唤醒沉睡的港湾
海口免税店的橱窗
折射世界的五彩斑斓
候鸟一样的旅客
带来五湖四海的祝福问候
每一张笑脸
都是开放包容的见证

六

于马鞍岭火山岩的褶皱
我触摸到数万年沉淀的力量
在红树林,在珊瑚礁
在雨林深处,在云端之上
在陆地与海洋之间
在历史与未来之间
在传统与现代之间
所有的溪流,都奔向大海
所有的梦想,都汇成巨浪
腾飞吧,海南
奏响时代强音
驶向更加灿烂的远方



白雾未散,湖面还浮荡着薄纱似的轻烟。我踱步于白马湖边,迎面撞见了几座低矮的泥墙茅屋,零落依偎在湖岸——这便是白马湖渔村了。村名由来,据说是曾有一匹白马腾跃湖上,倏忽潜入水中,从此杳无踪迹。然而传说终归缥缈,如今只余湖水无语,幽深地映照着天光云影。

天光渐亮,湖上橹声轻响,拨开了雾幔,渔船徐徐靠岸了。船头立着的渔人,面上刻着岁月雕琢的深痕,须发灰白,皮肤是久经湖风湖雨浸染出的赭褐色。渔人们将捕获的银鳞闪闪的鱼倾入大木盆,鱼在盆中急急跳动,溅起的水花如碎珠,映着初升的朝阳,又随即复归于水——水底沉浮的,是鱼虾们一生的浮沉与挣扎。

岸边有个老者,坐在石上,正低头整理着渔网。他手指粗糙如树根,在网线上灵巧地穿梭、打结;渔网年深日久,颜色暗沉,与老人手上岁月留下的斑痕混融在一起。他身旁搁着几只塑料浮子,在初阳下闪出刺目而陌生的亮光。渔网沉默,老人亦沉默,只有风在网眼中穿行,发出低微的呜咽,仿佛在诉说着网罗也网罗不住的陈年往事。

村里渐渐人声多了起来。渔妇们提着水桶,走向湖边汲水,水桶摇晃着,在泥地上推出长长的湿痕。她们彼此笑语闲谈,声音清亮,驱散了湖上残留的晨雾。几个孩童追逐

百家笔会

白马湖渔村

□ 张学农

这古老与今朝的声息,在无边的夜色里缠绕、搏斗,又终归寂然相融于湖水浩淼的襟怀之中。



晨雾中的湖边。蒙海龙 作

着跑过,手里捏着新买的玩具小船,欢笑声如碎银铃撒落,跃入湖中。孩子们脚下奔跑的,是渔村每日如常的苏醒,也是他们自己才刚铺展的、未经风雨的纯真岁月。

渔村日复一日,就在这湖水的涨落中过活。然而在不易察觉处,白马湖亦在悄然变化:许多人家门

前停泊的,已不再是摇橹的旧木船,而是装了马达的小艇,船身新漆着油亮的蓝绿色;渔网边上堆放的,也换成了些颜色鲜亮的塑料浮球。我看见老渔人坐在门坎上,手里分明捧着手机,屏幕上闪动着人影,耳机里传出嗡嗡的声响。他目光却凝滞着,越过屏幕投向湖面深处,似在

努力辨认旧时熟悉的水纹痕迹——那水纹的尽头,或许正系着他那摇橹生涯的昔日倒影。

渔村的白昼在湖水的波光里渐渐隐去,暮靄如墨,缓缓洇染开来。岸边偶有马达声骤起,突突作响,惊飞了草丛中栖息的几只水鸟。鸟儿扑棱棱拍翅飞去,翅膀搅动黄昏的寂静,将漫天霞光划出几道细碎的裂痕。

夜气渐浓,渔火次第亮起。新式的电瓶灯明晃晃地亮在船头,取代了往昔幽微如豆的煤油灯。灯光刺破湖上弥漫的夜色,倒映于水中,拉长了光柱,如刀锋般切碎黑暗,也割裂了湖面原有的完整墨色。我伫立岸边,听湖水拍岸的絮语,应和着远处断续传来的马达喧嚣——这古老与今朝的声息,在无边的夜色里缠绕、搏斗,又终归寂然相融于湖水浩淼的襟怀之中。

我默然立于白马湖畔,四顾渔村,渔村还是渔村;但细听湖水,湖水却已不是旧时的湖水了。渔火明灭,如天地间未熄的眼睛,看着水波浮荡中沉入又升起的,岂止是鱼群?分明还有那匹杳然的白马,以及渔村代代沉默的悲欢。

夜风拂过,水声潺潺,一湖星月碎成万点粼光——这粼光里飘荡着浮沉的渔网,也飘荡着渔村浮沉的身影:它依旧是湖光潋滟里一座小小岛屿,然而在光明的潜流中,亦如那匹沉水之马,正无声泅渡向不可知的岸。

听风诵和平

□ 龚杨生

清晨的微光漫过城市轮廓,我沿着洁净的步道缓缓而行,最终驻足于一片开阔的广场。晨练的人们尚未到来,天地间弥漫着一种清冽的宁静。就在这时,一阵温和的风拂过,不疾不徐,如同自遥远的时间彼岸而来,带着欲说还休的故事,萦绕在耳畔。

我不禁闭上双眼,尝试捕捉这风中的讯息。它正穿过广场边缘那几排挺拔的苍松翠柏,发出低沉而持续的簌簌声。这声音,不像夏日狂风的呼啸,倒像一卷被缓缓展开的竹简,其上是岁月刻下的深重笔迹。风曾是往昔的见证者,它曾掠过残破的城墙,听见誓守家园的呐喊;目睹过山河破碎的悲怆,也亲历过不屈的脊梁如何在废墟中挺立。

那风渐渐柔软,恍若将历史的厚重书卷轻轻合上,转而掀开了今日清新的篇章。它携来街角早餐铺的温暖蒸汽,捎来母亲催促孩童的叮咛。忽然,一阵朗朗书声涌入,与温暖的蒸汽、轻柔的叮咛交融,被风一同编织进自己的旋律里。这平凡而鲜活的一切,不正是风为我们深情诵唱的诗歌吗?听到这里,我原本因追忆而微蹙的眉心,也不知觉被这风熨帖得舒展开来。

它吟唱的,是屋檐下的灯火可亲,是街道上的车水马龙井然有序,是这片土地上重新绽放的、生机勃勃的日常。这由无数人间烟火构成的和平交响,正是对历史最庄重,也最温暖的回应。它让我们理解,历史的重量并非要压垮未来,而是为了锤炼我们承载幸福的肩脊。

风儿并未就此止步,它带着这份由过往与当下淬炼的智慧,继续轻盈地向前奔去。它温柔地翻动着公园长椅上青年正在阅读的书页,那纸页间沙沙的轻响,仿佛是未来在低声叩门。

站在这和煦的风中,我们每一个人都似一棵会思考的芦苇。风让我们铭记根系的深度,也提醒我们仰望天空的高度。它无声地告诉我们,真正的纪念,是懂得黑暗,因而更加珍视每一缕光明;是了解寒冬,因而更奋力地守护每一个春天。

风势渐歇,周遭的世界愈发清晰明亮。我缓缓睁开双眼,那穿越时空的风,已将“和平”二字,连同对生命最深的敬意与对明天最美好的祈愿,深深镌刻于心。

亲情家事

冬日暖意

□ 曹杰康

每年冬季来临之前,奶奶都会为我织上一件红色毛衣。

奶奶说她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织毛衣,那个时候是给爸爸织,从青丝织到了白发,一针一线里,织出了爸爸的童年和中年,那是冬日里最安稳的节拍。

奶奶总是说,爸爸最喜欢穿她织的毛衣,尤其是过年的时候穿上她的红色毛衣,整个喜庆氛围就都出来了,满满的年味。爸爸把从小到大穿过的毛衣,洗净晒透,叠得方方正正整理在一起,即使穿破了,一件都没有舍得扔,放在了柜子里小心珍藏,厚厚一摞,就像一部用毛线写成的编年史。爸爸说,那些毛衣都是奶奶用一针一线把流动的日子,一寸一寸地织进去,才有了冬日里的温暖,这些温暖里都是爱,也都是奶奶年华。

有了我之后,奶奶也开始给我织起毛衣。小时候的我不懂事,总觉得那些毛衣难看,甚至有些扎人,所以常常和奶奶闹脾气说不想穿,爸爸为此还好好说教了我一番。长大后,奶奶还是会在冬临之前默默地织着毛衣,这时候的奶奶的头发全白了,眼睛也大不如从前,编织毛衣的速度慢了许多,可她还是一针一线,为孙子编织一件件红色毛衣。

奶奶说她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织毛衣,那个时候是给爸爸织,从青丝织到了白发,一针一线里,织出了爸爸的童年和中年,那是冬日里最安稳的节拍。

奶奶说她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织毛衣,那个时候是给爸爸织,从青丝织到了白发,一针一线里,织出了爸爸的童年和中年,那是冬日里最安稳的节拍。

有了我之后,奶奶也开始给我织起毛衣。小时候的我不懂事,总觉得那些毛衣难看,甚至有些扎人,所以常常和奶奶闹脾气说不想穿,爸爸为此还好好说教了我一番。长大后,奶奶还是会在冬临之前默默地织着毛衣,这时候的奶奶的头发全白了,眼睛也大不如从前,编织毛衣的速度慢了许多,可她还是一针一线,为孙子编织一件件红色毛衣。

有了我之后,奶奶也开始给我织起毛衣。小时候的我不懂事,总觉得那些毛衣难看,甚至有些扎人,所以常常和奶奶闹脾气说不想穿,爸爸为此还好好说教了我一番。长大后,奶奶还是